

徒步轉戰三千里

于凌波

死水坑中猛喝污水

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中旬，農曆中秋節的前數日，陸軍一百零九師，自陝西省郃陽縣的夏陽渡，渡過黃河。河東岸是山西省臨晉縣，黃河渡口名吳王渡，與西岸夏陽渡遙遙相對。

我們在吳王渡等待後渡部隊，以團為單位，整隊出發。臨晉縣不靠鐵路線，我們行軍路線是由臨晉經新絳縣境，向同浦鐵路線上的安邑縣前進。

新絳縣又名絳州，是唐朝大將薛仁貴的故鄉，平劇汾河灣中唱詞：「家住絳州縣龍門」，指的就是這裡。龍門縣在絳州之北，我們是在絳州南面，穿過過一片名叫稷山的山區，到達安邑。由安邑沿同浦鐵路前進，抵曲沃時，與自朝邑渡河的十六軍軍部會合，向臨汾前進。

行軍期間，大軍過處，土匪遠竄，沒有遭遇到大隊共軍的截擊，但少數土共途中狙擊的事仍有發生，且道路破壞，輜重車輛通過困難，我們每日只能前進三、五十里的路程。

一日經過一段土共盤據的區域，土共不敢正

面作戰，他們裹脅沿途村民，撤離村莊，以「壁清野」的方法對付我們，並且將沿途村莊中的水井填塞，斷絕我們的水源，那時尚在中秋節之前，天氣相當燥熱，營中弟兄們揹著背包武器，在大太陽下行軍，一天沒有飯吃沒有水喝，人人疲憊不堪。下午太陽偏西的時候，我們行經一座鐵橋，發現鐵橋下面有一個溪流所匯集的大水坑，這無異是沙漠中發現了綠洲，大家在歡呼聲中一擁而下，圍在大水坑的四周，俯下身來雙手捧水猛飲，喝足喝夠之後，讓開位置，後面的人再擠上去喝。喝了大半天，有人在水坑上游驚呼，大家擁過去一看，原來水坑上游邊緣上躺著幾條泡腫了的共軍屍體。

屍體歸屍體，後面趕上來的人還是照樣喝大水坑的水。在戰場上，事急時連小便都喝，還管什麼水坑中有沒有屍體。

直到脫離了那一段土共盤據區後，才獲得水源供應，脫離了缺水困境。

第二天到達臨汾，臨汾是晉南大城，以出產汾酒聞名全國，當時也是晉南日軍集中待降的地方，那天我們行軍路程較少，提早宿營於距臨汾

縣城十餘里的一個大村莊中，部隊駐下來後，我們擔任軍佐職務的不需要佈崗查哨，這時營部書記官來約我，希望回到臨汾城內看看，我倆人也沒有關照別人，信步而出，到村口問明道路，由小路走向大道，邁步向臨汾前進。

行走了大約半個小時，看看臨汾縣城尚遠，而已紅日西沉，黃昏即將降臨。我二人商議不及早返營，免得進了城再折回，時間太晚會迷了路，於是就又返回頭走。

此時距我們宿營地尚有數華里，大路上行人稀少，附近也沒有其他國軍或崗哨，正行進間，忽然看到一羣五、六個穿黃軍服、揹着槍的鬼子兵，迎面朝我們走過來。

我驀然驚愕，而那位書記官——已忘了他的姓名，只記得是個「貴州蠻子」，一拉我衣服向我示意，並手足失措的向後退縮。我一下受了他的感染，也有點心慌。那時日本人剛投降不久，傳說有些日本軍隊不服從政府命令，要頑抗到底，我是八年抗戰以來，第一次遇到武裝的鬼子兵，那位書記官想來也不會有過戰場經驗。在這時近黃昏，行人稀少的路上，他們會不會對我們兩

個赤手空拳、落了單的中國軍人，有何不利行動？

大道上，視線開闊，要躲也無處好躲。我猶豫了幾秒鐘，繼而一想，日本人已經投降，我豈能為戰勝國的中國軍人丟臉？我把心一橫，挺了挺胸，用力扯了那貴州蠻子一把，悄聲說：「別裝蒜，挺起胸來向前走。」

在階級上，我是上尉，他是中尉，他要聽我的。在氣勢上，我挺直胸膛，兩眼鎮懾住他，他點頭同意，我大踏步向前走，他跟在後面。

那幾個鬼子兵，初看我們時，大約也有一點驚慌，我二人抬頭挺胸前進，他們也由凌亂的一羣走成一列縱隊。我表面鎮定，內心嚴加戒備，行進間兩眼向那一系列人瞪視，及至兩方相遇，錯身而過時，那個領頭的鬼子兵一聲口令，五、六個人一致敬禮，我也昂然還禮繼續向前，再走了數十步後，我悄然回頭看，那幾個鬼子仍然一列縱隊向前行走，我這才深吐了一口氣，不禁為最初的驚慌和怯懦心理而感到慚愧。

月餘之後，十六軍抵達北平，接下北平城防，在我們這一營的防區內，就有一座日軍集中待遣的營房，和幾處儲存軍事裝備的大倉庫，我們經常接受日軍官兵敬禮，也就習以為常，視為理所當然之事了。

蘇三遺宅背低三尺

部隊在臨汾沒有停留，第二天繼續行軍，那幾天正是農曆中秋節前後，記不清在何處過中秋，反正渡過黃河後沒有停留，一直行軍前進。臨

汾以北下一個大站是洪桐縣，我們在洪桐縣休息了一天，由於這個機會，我參觀了洪桐縣的一處古蹟——山西移民的大槐樹。

洪桐縣是平劇玉堂春中蘇三起解的地方，傳說入民國後，縣衙門中還保留有蘇三受審的檔案。我們宿營在洪桐縣城外不遠的村裏，免不了向村人打聽蘇三的事蹟，一個老年鄉農告訴我們：

「蘇三的家離這裏不遠，幾里路就到。」
「蘇三的家是什麼樣子？」我們好奇的問。
「哈樣子，還不是差不多，也是磚牆瓦頂，只不過院子大一點而已。」

「沈燕林是員外，家中不是很有錢嗎？」有人這麼問他。

「那是先前，不是現在。」那鄉農回答。
「現在呢？」

「跟一般人家差不多的房子，並且因為他家犯過法，出過罪犯，縣太爺下令將他家房子削低三尺，後代子孫也不得加高，到現在還是這個樣子。」

「那有這樣的法律？歷代那麼多犯罪的人，也沒有聽說過把房子削低三尺的。」有人不服氣的反駁。

「不信，你去看啊。」那鄉農也不屑的說。
「祇要我們不走，明天就去。」

「好啊！我帶路。」鄉農也不服輸的說。
這時有人開玩笑說：「蘇三沒有兒子，那裏來的後代？」大家在哄笑聲中結束了這段談話。
蘇三這段公案結束了，大家的話題又談到了洪桐縣的大槐樹。原來明朝末年，流寇作亂，李

自成張獻忠所到之處，殺人無算，大亂過後，世局平定，曾由山西移民到河南四川等地，去彌補人口稀少的真空地帶，以致移民的後代相傳：「我們祖上是山西大槐樹下遷來的。」

但使人想不通的是，大槐樹究竟有多大？大槐樹下究竟有多少人家可以向外遷移？何以到處移民的後代，都說祖上是由大槐樹下遷來的？有人會這樣推想，槐樹是各地農村常見的樹木，而特別大的槐樹，又多在農村廣場或大道邊空濶之處，可能是當初移民的時候，移民領袖有一個共同的號令，那就是遷移人家，都到村外大槐樹下集合——各不同地區的大槐樹下集合，然後出發奔向不同的目的，以致數百年來，歷代相傳：「我們祖先是山西大槐樹下遷來的。」

年代久遠之後，各地的大槐樹都湮沒無聞，惟獨洪桐縣的大槐樹「一枝獨秀」，成為名揚全國的名勝古蹟，以後更以訛傳訛，以為各地所有的移民，都是由洪桐縣大槐樹下遷出來的。

第二天部隊出發，蘇三故居是看不成了，但我們行軍路線竟然經過了大槐樹——大道旁的一株大槐樹，看起來尚枝葉繁茂，樹下有個碑亭，亭旁尚有個小廟，廟旁有兩三家不起眼的土產店，出售土產及大槐樹的照片，我們當時曾拍了幾張照片，也買了幾張照片，如今事過四十年，自己照的小照片已紙質變黃，模糊不清，倒是買來的照片還清晰可觀。

至於蘇三的故事，當時在軍部服務的同學，現在臺灣擔任中華學術院職業醫學研究所理事長的黨正棋博士，他曾親自去參觀過，據他相告，

那棟房子的屋脊，確是比一般鄰居的房子矮了三尺。

土共狙擊軍長遇險

由洪桐縣出發，以下是霍縣、靈石、平遙、太谷，途中經過一條大嶺，名叫韓侯嶺，據說是韓信在此駐軍而得名，當地土諺稱：「過了韓侯嶺，征衣加一領」，意思是往北走愈走愈冷，到韓侯嶺就該加衣服了，那時是九月下旬，農曆中秋節已經過了，北方土話：「二八月，亂穿衣」，白天還好，一早一晚，寒風襲人，而我們的多服尚未發下來，大家只有硬挺。

前進經過霍縣，進入山區，地形複雜，是土共出沒之處，就在這一段路上，十六軍軍部遭遇土共的狙擊。

像這種土共途中狙擊，本來是常有的事，惟獨這一次是軍長所乘的馬車中彈，軍長幾乎遇難，所以事情就顯得特別嚴重，不過使人困惑的是，土共何以對我們的行動瞭如指掌？這就顯出我們保密工作做的太差。

那一天，天下着毛毛細雨，大部隊沿著山路前進，三三五團擔任軍部前衛，三三五團之後是軍部兵營，以後是軍部、輜重營、炮兵營及後衛部隊，前衛派出了兩翼搜索部隊，大部隊進入一段中間是道路，兩側是起伏不定的高地，右側三數百公尺外是一片山嶺，正行進間，右側山嶺上突然響起了重機關槍聲，路側高地上也有步槍斷續發出。路上部隊一時大亂，各自找隱蔽位置。接着一陣槍戰，幾分鐘後，一切歸於沉寂。

——狙擊的土共逃走了。

側翼搜索部隊，搜索結果不再有敵踪，部隊繼續前進，未走到預定的宿營地找到村莊即住下來。夜間當然是加強戒備，如臨大敵。第二天未再前進，三三五團全團官佐在一個大廟中開檢討會。事後獲悉的情況——事實上當時大家就知道了，土共在山嶺高處架上了重機關槍，在路側高地的樹上也潛藏著狙擊手，側翼搜索部隊前進時，搜索了高地，但未上到山嶺上面。也忽略了靠近大路的樹上，當大部隊由那一段路經過時，他們一直潛伏不動，單單等著擔任前衛的三三五團通過之後，軍長乘坐的馬車到達時，一陣密集的射擊，果然命中了目標，不但擊中馬車，並且連拉車的兩匹馬也中彈死亡，腸子流了滿地。

軍長李正先將軍真是福大命大，他一路乘坐馬車，偏偏到那一段路時，他坐車坐累了，下車步行活動活動。幾個衛士隨著他，走在馬車前面的數十公尺之處。而竟有個偷懶的衛士走累了，軍長下車，他上去坐在車轆上歇歇腳，沒想到一陣猛射的槍彈，他竟一命嗚呼，做了李軍長的替死鬼，真是「生有處，死有地」。在戰場上，這種不可思議的故事極多，部隊中的老戰士都能說幾則來。以後三年，我在冀察兩省戰場上，也親身經驗過幾次這樣的故事，以後慢慢敘述。

事後，三三五團團長羅業齊、第一營長鄭治國都受到撤職處分，了結這段公案。但羅團長被撤職，却躲過了以後的兩次災難，他後任的兩位團長，一位三十五年在察哈爾戰場上負傷突圍也被撤職，一位三十六年在徐水戰役中被俘。

行軍經過靈石，以下幾個大城是平遙、太谷、榆次，榆次距太原六十里，是同浦鐵路和正太鐵路的交叉點，這時是十月中旬，我們行軍月餘，在榆次停下來，候火車赴石家莊。

閻錫山陰溝裏翻船

在山西行軍月餘，所見所聞，新鮮事頗多，不可不記。

常聽人說，山西號稱模範省，山西人善於經商，票號遍天下，所以山西民間富足。但是我們沿途所見，並不是那麼回事，農村民間窮困的情形，比河南陝西好不了多少，鄉下人穿著補了又補的棉襖褲，吃的也是紅薯摻雜糧。有些地方和豫西差不多，很多人家住窑洞。有些村落住「井窩」，看起來是一片平原，走到地方才看出一口井似的方池，一面有個斜坡，由斜坡走下去，四面開窗，住起來倒也冬暖夏涼。

山西也有非常富足的地方，像同浦鐵路上的平遙、太谷、祈縣、介休等縣，據說這幾個縣裡的人多數在外省做生意的，以前在全國開設票號的東家，多是這幾縣的人，所以城內有些深宅大院，佔地廣闊，建築宏偉。雕樑畫棟，氣象萬千，房內的陳設也是富麗堂皇，有類王侯宅第。山西俗諺有「金平遙、銀太谷」的說法。但真正富戶也只是少數，並不是家家如此。

我們在中途也看到過一些山西部隊，老實說，看起來裝備陳舊，隊伍零亂，像地方民團似的，不像是能打的部隊。民間也傳說，那些部隊，是官比兵多，兵比槍多，烟槍比步槍多。

山西民間的組織很多，由城市到鄉村，都有犧牲救國同盟會、主張公道團等，這是別處所沒有的。

據說抗戰以前，陝北土共劉子丹、高崗等部已在山西活動；閻長官爲防患未然，想「以組織對組織」，成立了犧牲救國同盟會，分支機構遍及各地方，深入民間。與中共的民兵及街鄰組織相似。抗戰期間，八路軍開入山西，受閻長官指揮，閻長官見八路軍的組織訓練有其特長，就以犧牲救國同盟會的基礎，模仿八路軍的辦法編練新軍，成立了四個縱隊的抗敵決死隊，每個縱隊相當於一個師的兵力，希望訓練完成與正規軍配合作戰。不意中共重要份子薄一波、郭挺一、雷任民、戎伍勝、張文昂都滲透到犧牲救國同盟會中，成爲重要幹部，並且由這些人擔任了抗敵決死隊的縱隊長兼政委，到了二十八年，這些共產黨人露出真面目，拖着部隊與八路軍會合。閻長官忙了幾年，算是爲共產黨訓練了一批部隊。閻錫山一生老謀深算，竟然是陰溝裡翻了船。

受降部隊空運平津

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下旬，由陝西渡河北上的十六軍，在山西榆次登上正大鐵路火車，抵達河北南部的重鎮石家莊，下車之後奉到作戰命令，由石家莊沿平漢鐵路南下，接應滯留在漳河北岸的北進兵團——三十軍、四十軍、新八軍和河北民軍。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時，政府以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爲華北區受降主官，負責河

北平、津、保、石等地的受降事宜。孫長官在重慶成立了前進指揮所，以呂文貞少將爲指揮所主任，率領幕僚人員，於九月九日飛抵北平，籌備受降事宜。

當時隸屬於十一戰區的部隊爲三十軍、四十軍、新八軍及劃爲十一戰區指揮的河北民軍。這支部隊此時尚在途中向河南新鄉集中，而由陝西渡河北上的十六軍，此時也剛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境內。

華北區的受降典禮，是十月十日在北平舉行。十月九日孫長官自豫北新鄉飛抵北平，十日上午十時在北平故宮太和殿前廣場上，接受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呈遞降書。當時參加觀禮的北平民衆，及這自天津、保定、石家莊各地趕來的民衆代表，爲數在二十萬人以上。華北淪陷八年，受盡日人欺凌，而今眼見那以往威風不可一世的日軍司令官根本博，含羞帶愧，呈遞降書，獻上軍刀，立刻變爲俘虜身份，全場歡聲雷動，多少人在歡笑中含著眼淚，這真是在場觀禮民衆揚眉吐氣的一刻，淪陷了八年的華北，至此又回歸祖國的懷抱。

不過受降典禮舉行之前，華北地區，除了前進指揮所呂文貞主任及十餘名幕僚外，尚沒有一個國軍的武裝士兵。爲了受降典禮的需要，十月八日，才由新鄉以飛機空運武裝士兵四十名，抵北平連夜趕製服裝，在受降典禮中擔任儀隊。

而受降典禮舉行前後，共軍聶榮臻部已抵達北平近郊，企圖非法接收日軍，並在北平城關活動侵擾，直到政府由漢口空運九十二軍抵達北平

、九十四軍及六十二軍抵達天津，才自日軍手中把平、津的防務接過來。接著第三軍由西安空運到石家莊駐防，偽綏靖軍門致中部被改編爲暫編第九軍，駐防保定。平、津、保、石等重地，才由國軍掌握。而第十一戰區由平漢路北上的受降部隊，仍滯留在豫北的新鄉彰德之間。

高樹勛叛變毀士氣

卅四年八月，日軍宣佈投降，這時共軍首領朱德立即以解放區抗日總司令名義，下令各地共軍向鐵路線進攻。嗣後偵知十一戰區部隊將由平漢鐵路北上，共軍調動晉南、魯西、冀南、冀中各地部隊共約數十個團的兵力，集結於平漢鐵路中段，由河北石家莊到河南彰德這一段三百多公里的鐵路線上，由共酋劉伯承統一指揮，將鐵路徹底破壞，鐵軌枕木拖運到山區，在這條路上沿途設伏、步步截擊，以阻擾國軍北上。

這時集結於新鄉的北進兵團，計爲魯崇義的卅軍，馬法五的四十軍和卅九集團軍總司令兼軍長的新八軍，這些都是孫連仲多年來的基本部隊，此外尚有抗戰期間張蔭梧組織的河北民軍，此時劃歸十一戰區指揮，由民軍總指揮喬明禮率領，隨同大軍北進。

北進兵團雙十節集結完畢，十月十三日自新鄉向北推進。北進兵團的將領們，自然也知道前途險阻重重，爲求安全起見，行軍佈署，採各軍並列，前後重疊的配置，新八軍居左，四十軍居右，三十軍居中央稍後，民軍尾隨，以這樣鼎立之勢向前推進，平安的渡過豫北重鎮彰德——即

安陽縣。

安陽南距新鄉兩百餘華里，北距河北邯鄲兩百餘華里，安陽邯鄲之間有一小縣名磁縣，位於漳河之北百里左右，北進兵團通過安陽，前進渡過漳河，戰事趨於激烈。由於道路破壞，重兵器及輜重通過困難，要一邊作戰，一邊修路，是以行動極為遲緩。

十月廿五日，北進兵團推進到距漳河八十里的磁縣境內，四十軍居先，沿平漢路東側推進，一路連克趙家紅城、小堤、旗杆張等重要村鎮，在崔曲、趙莊附近與共軍主力遭遇，三十軍、四十軍奮勇迎戰，激戰兩日，廿七日推進到南北下子，共軍愈集愈多，以人海戰術猛撲，均未得逞，晚間高樹勛在馬頭鎮召集各軍將領開會，當場扣留了四十軍軍長馬法五、副軍長劉世榮、民軍總指揮喬明禮，「陣前起義」，率著新八軍向共軍投降。

高樹勛叛變消息傳出，十一戰區長官部電令三十軍、四十軍撤回安陽，無奈這兩個軍已被共軍重重包圍，激戰數日，彈盡援絕，後撤無望，決定十一月三日凌晨輕裝突圍，事先並將重武器及輜重全部破壞；而共軍層層包圍，步步截擊，以致衝出重圍的不足一師之家，二十師師長王震陣亡，河北民軍全部瓦解。

這一場戰史上稱為「漳河之役」的戰爭，失敗的關鍵在於高樹勛叛變。高樹勛，河北人，行伍出身，早年在河北民團服務，民國十三年馮玉祥發動「首都革命」，組織國民聯軍，將河北民團收編入西北軍，北伐期間，高任第二集團軍第

二方面軍十二師師長，第二方面軍總指揮是孫連仲，所以高是孫的老部下。抗戰期間高升任軍長，隸屬於石友三任總司令的三十九集團軍。石友三反覆無常，數度叛變，高樹勛對石貌示恭順，而心懷叵測，乘石友三視察他部隊的時候，他竟捕殺石友三，而以「石友三陰謀叛國，便宜行事」呈報中央，這樣他就繼任了卅九集團軍總司令。

以一個民團出身的行伍軍人，政府任之為集團軍總司令，國家對他不謂不厚，而他總感到在國軍中受到歧視，所以才蓄意叛變。

勝利後新八軍往新鄉集中，途經鄭州，高樹勛下令全軍輕裝出發，重機槍只准帶五百發彈藥，輕機槍二百發，步槍五十發，以致部隊作戰時無彈藥可用，空軍以飛機空投彈藥，因霧層太低，不易發現目標，以致投下來的等於杯水車薪，無濟於事。

在孫連仲口述的「孫仿魯先生述集」中，也提到高樹勛叛變這一段，他說：「抗戰期間，各部隊的軍餉大多是平等，但高樹勛的部隊却是包辦制，給他多少錢，他能養多少人就養多少人；高樹勛很受歧視，大家都『吃』他，派胡伯翰去接他的軍長，他當然不樂意，高樹勛如果不受逼太甚，是不會投匪的，他當初既然殺了石友三，自然是一心一意的向中央的，結果湯恩伯、蔣銘三（鼎文）都『吃』他，逼他走上這條路。我手下的卅一師（師長七子彬），抗戰期中最有功勞，能征慣戰，從沒有打過敗仗，勝利以後，卅一師奉命撤銷，全體官兵聽到消息都哭了。」

關於「雜牌部隊」受歧視，歷來傳聞極多，

截亂緊要關頭，山東吳化文叛變，與此情形相似。不過漳河戰役失敗，對以後的華北戰役影響實在太大，第一、此役失敗，以後平漢鐵路北段始終未能打通，使河北、河南、山西三省始終隔離。第二、孫連仲的基本部隊或叛或潰，使孫連仲在北平成了光桿司令長官，使他侷促於平、津、保三角地區，沒有任何的積極行動與作為，僅能「守勢的自保」。第三、使共軍掌握了晉、冀、豫三省廣大肥沃地區，徵兵徵糧，擴大其叛亂資本，而高樹勛首開其端的「陣前起義」，予以後截亂戰役的不良影響，猶其餘事。

十六軍由石家莊南下，同樣也受到共軍的截擊，邊打邊走，十月底克復了石家莊以南的元氏縣，再向南推進，戰事更烈，與共軍糾纏戰鬥間，北進兵團已潰敗於漳河北岸，十六軍不再南下，調回石家莊待命。

由彰德北上的部隊潰敗於漳河北岸，由石家莊南下接應的部隊也受阻於元氏地區，平漢路中段未能打通，十六軍又調回石家莊待命。經過了一個多月的長途行軍，沿途作戰，弟兄們疲憊不堪，確實也需要休息幾天。

適巧這個時候，政府因抗戰勝利，普天同慶，為體恤戰時國軍待遇微薄，特撥了一筆鉅款，犒賞國軍官兵，名稱叫做「勝利獎金」，此外還有一種「勝利獎章」（不是「勝利勳章」。勝利勳章是頒發給對抗戰有功助的高級官員，數額有限。）勝利獎章是發給抗戰時作戰有功官兵。獎章沒有我的份，獎金是按官兵階級普遍發給，我

領到的數目是法幣三萬多元。

下級幹部及士兵有了錢，又住在都市裏，免不了掉吃喝玩樂一番。那時剛收復的地區，物價便宜，三萬多元還有相當的價值，平劇武家坡中的唱詞：「爲軍的乃是貧寒出身，有了銀錢，也捨不得花用」。這幾句話深獲我心，爲了保值，我以大部份的獎金，買了一隻一兩多重的金鐲子——抗戰時期，物價上漲，鈔票貶值，經過抗戰生活的人都會有這種印象。黃金是既能保值，又便於攜帶的東西。

軍中有一些生活節儉的朋友，平常省吃儉用，積蓄一些錢，積到相當數目，就去買一個一二錢重的金戒指，有些人能積到十幾二十幾個，我也是學人家的辦法，買一隻金鐲子，縫在棉軍服上衣口袋背面。

爲了這僅有的一點財產，曾爲它費了不少腦筋，既想留着作將來升學時的學費，又想將來到北平時，請假回家看看，把這僅有的全部儲蓄，呈獻給我的父親，以表達我離家數年，對父親的一點孝心。

後來到了北平，結識了幾個北平朋友，其中一位姓劉的，以失業賦閒，要到瀋陽北寧鐵路局謀職爲藉口，把金鐲子借去做路費，「鄉巴佬」遇到「京油子」，自然是「肉包子打狗」，有去無回，我的勝利獎金就這樣泡了湯，我這一生，遇到吃虧上當的事不計其數，這只是一個開端。三十六年我在北平太平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稿子，雜誌社通知我稿費一萬圓，我在前線寫信給雜誌社，請社中把這筆稿費直接寄到河南洛陽我父

親處，這才完成了我這一點心願。

石家莊淪陷八年，在日本人建設下頗具都市規模，我們來自西北後方，在山西行軍一個多月，所經的都是貧窮落後的農村，荒涼冷落的小縣，石家莊是大地方，也會與同事們上街「觀光」，採購日用品——無非是牙膏、香皂、毛巾、文具之類，並上館子吃過「女招待」——這是那時的新名詞，事實上就是女侍應生端茶而已，連酒都不陪一杯。但那時風氣保守，戰時後方，絕沒有女孩子在飯館中做事的，更沒有女侍應生或女招待這些名稱。

在石家莊休息的時間，也不過一星期左右，十一月中旬，第三軍留在石家莊駐守，十六軍奉命北上，我們乘平漢鐵路火車，經正定、保定、涿州，到達北平。

行車途中，沿途有村落的地方，都有大羣衣着襤褸的農村父老，手搖國旗，向火車上的國軍招呼。

「遺民淚盡胡塵裏，南望王師又一年」。左望右望，望了八年，終於被他們望到了。而曇花一現，僅僅三年，我們又離開他們，使他們重陷在水深火熱的赤潮裏。

歡迎多加利用 國際快捷郵件

一、優點：國際快捷郵件是一種特別加速處理的郵件，可在預定時間內送達收件人，速度比一般航空郵件更快。以距離最近的香港爲例，由我國寄出，第二天即可投遞。又如較遠的瑞典，在第四或第五天亦可送達收件人，既快速又可靠，歡迎工商各界利用。

二、通達地區：美國、日本、香港、澳門、韓國、英國、愛爾蘭、加拿大、西德、法國、奧地利、荷蘭、比利時、盧森堡、丹麥、挪威、瑞典、瑞士、西班牙、義大利、土耳其、希臘、塞浦路斯、哥倫比亞、巴拿馬、巴拉圭、巴西、阿根廷、澳大利亞、紐西蘭、南非、埃及、奈及利亞、馬利、塞內加爾、沙烏地阿拉伯、科威特、巴林、卡達、阿曼、阿拉伯聯合大公國、約旦、新加坡、泰國、馬來西亞。

三、可寄物品：快捷郵件服務範圍廣及資料傳遞、商情溝通、帳表彙集、契據交換等。因此舉凡商業文件、貨樣、商品、電算機資料及其他文件資料等，一般均在交寄範圍內，詳情請向有關郵局洽詢。

四、資費：按路程遠近，每件初重五〇〇公克收費自新臺幣三一五元至四六〇元不等。續重以後，降低收費。

五、收寄郵局：各大郵局及工商業發達地區之支局均可辦理。

六、詢問服務電話：臺北（〇二）三一一五五一。臺中（〇四）二二四三四六一。高雄（〇七）二二一五〇四〇。